



王桐齡
中国史
(中)

第九章 南北朝之对峙

西晋衰微以后，汉族文化移于江南。顾江南之武力，常不及北方。又国多内乱，强臣大盗接踵而起，阇墙之祸相寻，无暇一意对外，东晋所以终不能恢复旧域者以此。而北方民族，长于战争，短于融合，更起迭仆，互相残杀，终至拓跋氏勃兴，黄河流域始统一于一主权者之下。扬子江流域亦以内乱之结果，一变而为刘宋，再变而为萧齐，三变而为萧梁，四变而为陈陈。以百余年最短时间，国姓更迭者四五次，君主更迭者二十四次，其间得保首领以没世者不及半数。臣弑君，子弑父，奸淫烝报，习为故常。朝廷之上与宫闱之间，内情多不堪闻问。汉族腐败，达于极点，国势之衰，亦日甚一日。鲜卑民族之后魏乘隙南下，当刘宋内乱时代，一举而下河南，再举而定山东。宋、齐更迭之际，略取淮北，进窥淮南。齐、梁更迭之交，又略取义阳三关，进窥汉水流域，西取汉中，进窥扬子江上流流域。梁、陈更迭之交，魏室内乱，中分为二，而武力之强，犹在南朝以上。西魏略取四川、云南、湖北，以后梁为保护国，与陈分据扬子江上流中流流域。东魏略取江北淮南，与陈分据扬子江下流流域。代表汉族之南朝，国势如鼠入牛角，日渐缩小。岂天命之有厚薄欤，抑亦人谋之未尽善也，兹述其事迹如下。

第一节 宋魏之冲突

一、刘裕之篡

先是晋安帝在位，刘裕当国，南征北伐，为晋室虎臣。顾裕之精神，不专注重对外，而常注重对内。灭燕还京以后，自加太尉、中书监，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都督二十二州军事，剪除大臣异己者，尽杀起义功臣荆州都督刘毅、兖州刺史刘藩、豫州刺史诸葛长民等。中外大臣遍树己党，剪除宗室之有才望者。宗室荆州都督司马休之及楚之等，相继出奔外国。灭秦以后，促还建康。义熙十四年（西历纪元四一八年），弑帝于东堂，奉琅琊王德文即位，是为恭帝。自为相国，封宋公，加九锡。次年（恭帝元熙元年），自进爵为王。又次年，自称皇帝，国号宋，是为武帝。废帝为零陵王而弑之，晋亡。时晋恭帝元熙二年，宋武帝永初元年，西历纪元四二〇年也。东晋凡传十一世，一百零四年而亡，其旧领土皆入于宋。

二、徐傅之废立

武帝即位，二年（四二二年）而殂，太子义符立。司空录尚书事徐羨之、尚书仆射傅亮、领军将军谢晦等，受遗诏辅政。义符居丧无礼，好与左右狎昵，游戏无度。越二年（宋文帝元嘉元年，西历纪元四二四年），羨之、亮、晦等废义符为营阳王而弑之，迎立其弟荆州刺史宜都王义隆，是为文帝。羨之、亮等专权，以晦为荆州刺史、都督荆、湘等七州军事，据上游，拥重兵，为外援。越二年（文帝元嘉三年），帝收羨之、亮诛之。晦举兵反江陵，诏将军檀道济等讨斩之，大权复归于帝室。

三、奚斤之南侵 河南之沦没

初，宋武帝之伐秦也，魏明元帝遣兵邀击于河上。武帝遣将军朱超石击其兵，大破之，是为南北朝结怨之始。武帝入洛阳，或劝明元帝发兵绝其归路。崔浩曰：“今屈丐（大夏）柔然，伺我之隙。而诸将用兵，皆非裕敌。兴兵远攻，未见其利。不如静以待之。裕克秦而归，必篡其主。关中华戎杂错，风俗劲悍。裕欲以荆扬之化施之，此无异解衣包火，张网捕虎。虽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趋向不同，适足资敌耳。愿且按兵息民以观其变，秦地终为国家之有。”帝然之。武帝克长安，明元帝大惧，遣使来请和，自是每岁交聘不绝。武帝殂后，明元帝乘宋有内乱，遣司空奚斤督诸将南侵。武帝永初三年（魏永常七年，西历纪元四二二年）冬，克滑台（今河北道滑县）、碣磝（故城在今济南道，即故泰安府肥城县）。次年（宋营阳王景平元年）正月，克洛阳、金墉。闰四月克虎牢。十一月克许昌汝南。尽取兖、司、豫州诸郡，于是河南皆入于魏，是为宋、魏第一次冲突。

四、到彦之北伐

是年十一月魏明元帝殂，太武帝立，年甫十七岁。次年五月，宋文帝即位，年甫十八岁。两朝皆少年英主，有两不相下之势。魏以北方有警，不暇南侵。宋以内乱初平，无暇北伐。一时各保持武装和平态度，两不动兵。元嘉六年（魏神䴥二年，西历纪元四二九年），魏太武帝自将伐柔然，大破之。乘胜穷追，至漠北，击高车东部，降之。七年（四三〇年）三月，宋文帝乘隙，遣将军到彦之等伐魏。魏以南方下湿，入夏水潦，草木蒙密，地气郁蒸，易生疾病，不利行军，乃敛河南四镇（滑台、碣磝、虎牢、金墉）兵退屯河北。彦之取河南，分兵屯守。是年八月，魏遣将军宋颢南下，击宋师，破之，彦之走还。魏复取河南，是为宋、魏第二次冲突。

是时魏与夏构兵，相持甚急。北燕、北凉等诸小国犹未平，柔然据漠北，时常窥边。魏方致力于北，不顾分力南方。乃遣使如宋求婚，表面上实行敷衍政策，宋亦以实力未充，不愿遽行决裂，乃依违答之。一面整理内政，讲求富国强兵术，一面实行远交近攻策。通使北燕，以牵制魏之东方。结欢大夏、北凉，以牵制魏之右臂。复交通柔然，以牵制魏之后面。欲养成气力，再图大举。已而大夏、北燕、北凉相继沦亡，黄河流域皆入于魏。元嘉九年（西历纪元四三二年），宋益州人赵广作乱，陷涪城，破涪陵（今四川涪陵县）、江阳（今四川泸县）、遂宁（今四川遂宁县）诸郡，围成都。十年（西历纪元四三三年），氐王杨难当乘衅南侵，陷汉中，于是宋、魏之交涉复起。

五、仇池之役

初，仇池杨宋奴之被杀也，二子佛奴、佛狗逃奔前秦。前秦王坚以女妻佛奴子定，拜为将军。前秦衰亡，定亡奔陇右，收集旧众，据历城（今甘肃渭川道成县），置储蓄于百顷，自称龙骧将军、仇池公，复取天水、略阳等地，自称秦州刺史、陇西王。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西历纪元三九四年），与前秦主崇共攻西秦王乞伏乾归，兵败见杀。定无子。叔父佛狗之子盛先守仇池，至是自称征西将军、秦州刺史、仇池公，称臣于晋及后秦，侵扰汉中诸郡。宋武帝即位，封盛武都王。文帝元嘉二年（西历纪元四二五年），盛殂，子玄立。双受宋、魏爵命，宋以为武都王，魏以为南秦王。六年（西历纪元四二九年），玄殂，弟难当立。宋梁秦刺史甄法护刑政不修，失氐羌之和。十年（西历纪元四三三年），难当乘隙举兵袭破汉中，遣使献捷于魏，会益州参军裴方明已击灭赵广。内地无警。宋以萧思话为梁秦刺史，击难当，破走之。恢复汉中。难当还仇池，自称大秦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夏主定之西迁也，难当乘势据上邽，魏遣兵击降之。十八年（西

历纪元四四一年)，难当复大举侵宋汉川，谋据蜀土，宋遣将军裴方明等击破之。十九年，乘胜取仇池，难当奔上邽，降魏。宋立难当兄子保炽为杨玄后，使守仇池。以胡崇之为北秦州刺史，镇其地。魏遣将军古弼、皮豹子等，奉保炽兄保宗击仇池，败宋兵，执崇之，保炽走。魏使河间公齐与保宗对镇雒谷。保宗弟文德说保宗，令闭险自固以叛魏。齐诱执保宗，送平城，杀之。保宗故将苻达、任肅等遂举兵，立文德为王，进围仇池。魏古弼、皮豹子来援。文德乞援于宋，宋遣将军姜道盛援之。文德据葭芦城（在今渭川道武都县，即故阶州境内），皮豹子击破之。文德走汉中。是为宋魏第三次冲突，仇池亡。时宋元嘉二十五年，魏太平真君九年，西历纪元四四八年也。仇池第二次复国，自定至难当，凡传四世，五十八年（西历纪元三八五至四四二）而亡。

六、盖吴之役

仇池之乱未平，宋、魏之交涉复起。元嘉二十二年（魏太平真君六年，西历纪元四四五年），魏卢水胡盖吴据杏城反，请降于宋。宋发雍梁兵屯境上，为吴声援。魏亦使永昌王仁等率师掠淮泗以北以报宋。二十三年，魏讨吴，斩之，宋师还。是为宋、魏第四次冲突。

七、王玄谟之北伐

是时魏已灭夏、灭北燕、灭北凉、取仇池，尽有黄河流域。太武帝屡自将伐柔然，破走之。吐谷浑、高丽及西域诸国，皆遣使人贡于魏。宋亦遣兵伐林邑（今法领越南中部小国），降之。两国各扩张势力于四方，一以孤敌国之援，一以除腹背之患。魏师之掠淮泗也，宋文帝忧之。御史中丞何承天上安边策：请务农息民，坚壁清野，以图自保。帝不能用。彭城太守王玄谟希旨数上北伐策，帝嘉纳之。元嘉二十七年（西历纪元四五〇年），魏

太武帝自将南侵，围悬瓠（今汝阳道汝南县，即故汝宁府治）。宋豫州参军陈宪拒却之。是年秋，宋遣将军王玄谟等大举侵魏，取碣磳，围滑台。魏太武帝自将救之。玄谟退走。太武帝乘势大举南下，屡破宋兵，大掠淮水流域，进次瓜步（在今江苏金陵道六合县东南）。宋人戒严守江。太武帝攻盱眙，宋将军臧质拒却之；别将攻寿阳，亦不克，引还。是为宋、魏第五次冲突。魏人凡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杀掠不可胜计。丁壮者即加斩截，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以为戏。所过郡县赤地无余。春燕归，巢于林木。魏之士马，死伤亦过半。宋文帝每命将出师，常授以成律。交战日时，是以将帅趑趄，莫敢自决。又江南白丁，轻进易退，此其所以败也。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

计宋、魏胜败之原因如下：

一、就人种上言之，南人懦弱，北人勇敢 淝水之战，晋之所以胜者，由于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上下皆睹生命以争一胜，与文帝之北伐意气差为不同。前秦之所以败者，由于数战则民疲，数胜则主骄，民族太混杂，内部时常自起冲突，故一败即成瓦解之势。至后魏南侵时，则民族已逐渐混合，感情已逐渐融洽，故内部无隙可乘。

二、就经验上言之，北兵屡与柔然、夏、北燕、北凉等国构兵，富于经验，南兵则缺乏经验

三、就动员上言之，北多骑兵，进行极速。南多步兵及水军，进行极迟 又魏人战胜后所以不渡江南下之原因如下：

一、舍鞍马，仗舟楫 在江上争衡，南人之所长，北人之所短。

二、柔然未平 北土时常有警，新征服之领土民心未尽服从。倘久劳于外，内顾之忧必起。

三、太武帝南下之初心，志在击退宋军，不在经略江左。

以上频年战争之结果，两国皆疲弊，而宋尤甚，财政异常紊乱，始铸四铢小钱。越二年（元嘉二十九年），魏内乱，太武帝被弑。宋文帝乘之，

复出兵北伐。攻碣碛及虎牢，皆不克，引还。是为宋、魏第六次冲突。次年，宋亦内乱，文帝被弑。于是宋、魏冲突始为一大结束，两国战争一时中止。南北之民始稍得息肩矣。

第二节 魏之内乱 宗爱之弑逆

先是元嘉二十一年（魏太平真君五年），魏太武帝使太子晃总百揆，晃为政精察。中常侍宗爱性险暴，多不法，晃恶之。给事中仇尼道盛有宠于晃，与爱不协。爱恐为所纠，构成其罪。太武帝怒，斩道盛于都街，东宫官属多坐死。二十八年六月，晃以忧卒，帝徐知其无罪，悔之。欲封其子浚为高阳王，既而以皇孙世嫡，不当为藩王，乃止。宗爱惧祸。二十九年（西历纪元四五二年）二月，弑帝。左仆射兰延、侍中和匹，以浚冲幼，欲立太武帝第三子东平王翰。侍中薛提以浚嫡皇孙，不可废，议久不决。爱素恶翰，而善太武帝第六子南安王余，乃密迎余，矫皇后令，召延等杀之，并杀翰，立余，是为南安隐王。爱自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封冯翊王，专国政。余自以违次而立，厚赐群下，欲以收众心。又好酣饮及声乐田猎，不恤政事。爱为宰相，录三省，总宿卫，坐召公卿，专恣日甚。余患之，谋夺其权。爱愤怒。是年十月，使小黄门贾周弑之。羽林郎中刘尼、殿中尚书源贺时典禁兵，与尚书陆丽，密谋迎浚。讨爱、周，诛之，奉浚即位，是为文成帝。

宋武帝魏太武帝比较表 (据本国史表解卷上转载)

刘裕——宋武帝	拓拔焘——魏太武帝
一、为南朝开国之英主	一、为北朝统一之英主
二、英武善战，致胜兵兼在舟	二、鸷勇善战，制胜兵多恃骑
三、以刘穆之为谋主，战将则有檀道济、王镇恶、朱龄石等	三、以崔浩为谋主，战将则有奚斤、长孙道生、伊馥等
四、平桓玄，破孙恩，北伐而灭燕秦	四、并关西，定关东，南伐而抵瓜步
五、以布衣创宋之业，为其难	五、以帝子大魏之基，为其易
六、在帝位三年，年六十七，以寿终	六、在帝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五，被弑死

第三节 宋之内乱

一、彭城王义康之专政

宋文帝之初诛徐傅也，以王弘为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事，与待中王华、王昙首（弘弟）、殷景仁、刘湛等同辅政。弘自以兄弟并处权要，深存谦抑，累表辞职。元嘉五年，左迁弘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六年正月，以皇弟彭城王义康为司徒，与弘参录尚书事。弘既多病，且欲远权，由是义康专总内外之务。元嘉四年，华卒；八年，昙首卒；九年，弘卒。诏以义康领扬州刺史，殷景仁为尚书仆射，刘湛为领军将军以佐之。湛以景仁位遇素不逾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愤愤。又以景仁专管内任，谓为间己，猜隙渐生。时义康专秉朝政，湛常为其上佐，遂委心自结，欲因其力以倾景仁。十二年，诏加景仁中书令、中护军。湛愈愤怒，使义康毁景

仁，复阴遣客刺之。景仁累表辞职。帝知其谋，迁护军府于西掖门外，由是湛谋不行。

司空江州刺史永修公檀道济，立功前朝，威名甚重。讨谢晦之役，到彦之北伐之役，皆有大功。左右腹心并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朝廷疑畏之。会帝久疾不愈。十三年三月，刘湛说义康，召道济入朝杀之，并其诸子，及参军薛彤、高进之。以故宋师不竞于魏。

帝羸疾累年，屡至危殆。义康尽心营奉，药石非亲尝不进，或连夕不寐，性好吏职，纠剔精尽。凡所陈奏，人无不可，方伯以下，并令选用，生杀大事，或以录命断之。势倾远近。朝野辐辏，义康倾身引接，未尝懈倦。士之干练者，多被意遇。然素无学术，不识大体，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府僚无施及忤旨者，乃斥为台官。自谓兄弟至亲，不复存君臣形迹。刘湛欲因义康以倾殷景仁，推崇义康，无复人臣之礼。司徒长史刘斌、从事中郎王履、主簿刘敬文、祭酒孔胤秀等，皆以倾谄有宠于义康。与湛密谋，俟宫车晏驾后，奉戴义康为主。邀结朋党，伺察禁省，有不与己同者，必百方构陷之。由是君相之间渐生嫌隙。十七年（西历纪元四四〇年）十月，诏收湛及斌等，诛之。义康上表逊位，诏以为江州刺史，出镇豫章。以江夏王义恭为司徒、录尚书事。皇子始兴王浚为扬州刺史，时浚尚幼，州事悉委长史范晔，以晔及沈演之为左右卫将军，对掌禁旅，与吏部郎庾炳之同参机密。鲁国孔熙先博学文史，兼通术数，有纵横才志，为员外散骑侍郎，愤愤不得志。其父曾受义康恩，熙先密怀报效，且以为天文图讖，文帝必以非道晏驾，祸由骨肉，而江州应出天子，乃密谋拥戴义康。以范晔方握政柄，欲引与同谋，厚结晔甥太子中舍人谢综以说晔，晔不听，言于帝，请诛义康以塞乱源，帝不能从。二十二年（西历纪元四四五年），熙先与丹阳尹徐湛之密谋大逆，湛之恐事不成自首，并诬晔为主谋。仆射何尚之与沈演之、庾炳之素嫉晔宠，至是乘机陷害，遂捕晔及熙先、综等下狱，皆杀之。废义康为庶人，徙安成郡（故城在今江西庐陵道安福县

境)，湛之以自首免罪（参《观陈澧东塾集》申范篇）。二十四年（西历纪元四四七年），故将军胡藩之子诞世据豫章反，欲奉义康为主。前交州刺史檀和之讨平之。二十八年（西历纪元四五一年），魏太武帝南侵，至瓜步。上虑不逞之人复奉义康为乱，乃遣使就杀之。

二、太子劭之弑逆

初，宋文帝纳潘淑妃，生始兴王浚。淑妃有宠，元皇后恚恨而殁。淑妃专总内政，由是太子劭深恶淑妃及浚。浚惧，曲意事劭。劭更与之善。劭、浚多过失，数为帝所谴责，劭、浚惧，使吴兴巫严道育为巫蛊，咒诅上。元嘉二十九年，事泄。帝与仆射徐湛之、尚书江湛、侍中王僧绰谋废劭，赐浚死。皇子南平王铄、建平王宏，有宠于上。铄妃，江湛之妹。随王诞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劝立铄，而湛之欲立诞，议久不决。潘淑妃知其谋，阴以告浚，浚驰报劭，劭乃谋以东宫兵作乱。左卫率袁淑不从，杀之。三十年（西历纪元四五三年）二月，以兵夜入宫，弑帝，并杀湛之、湛、僧绰而自立。时将军沈庆之奉诏讨西阳蛮。劭密与庆之手书，令杀江州刺史武陵王骏，庆之不从。是年四月，奉骏举兵寻阳，移檄州郡讨劭。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雍州刺史臧质、司州刺史鲁爽等皆起兵应之。将军柳元景领前锋，大破劭兵于新亭（在今江苏江宁县城南），遂克台城（在江宁县城东北隅）。诛劭及浚，诸将奉骏即位，是为孝武帝。

三、孝武帝之骄暴

帝为人机警勇决，记问博洽，文章华敏，又善骑射，而奢侈无度。自晋室渡江以来，宫室草创。至是始大修宫室，坏高祖所居阴室（江左诸帝既崩以其所居殿为阴室藏诸御服），于其处起玉烛殿。侍中袁颀盛称高祖俭德，帝曰：“田舍翁得此已为过矣。”帝荒淫纵恣，闺门无礼，不择亲疏尊卑，又

残忍暴虐。皇弟南平王铄、武昌王浑、中书令王僧达、东扬州刺史颜竣、庐陵内史周朗、广陵太守沈怀文，皆以微嫌被杀。皇族之中，人人自危，反者屡起。皇叔父荆湘刺史南郡王义宣、皇弟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诞、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皆以谋叛伏诛。

又好狎侮群臣，尝呼金紫光禄大夫王玄谟为老伧，仆射刘秀之为老慳，颜师伯为齷，其余长短肥瘦皆有称目。又宠一昆仑奴，令以杖击群臣。帝不任大臣，寄耳目于群小。戴法兴、戴明宝、巢尚之皆以中书舍人参预大政。招权纳贿，家累千金。晚年尤贪财利，刺史二千石罢还，必限使献奉。又以蒲戏取之，罄尽乃止。终日酣饮，尝凭几昏睡。在位十一年，以大明八年殂。太子子业立，是为前废帝。

四、子业之昏暴 晋安王子勋之举兵 淮北四州之沦没

子业幼而猜暴，即位之初，犹难太后王氏及戴法兴等。已而太后殂，子业欲有所为，法兴辄抑制之，子业怒，赐法兴死。尚书令柳元景、仆射颜师伯密谋废子业，立太宰江夏王义恭。谋泄，子业皆杀之，并其子弟。

新安王子鸾有宠于孝武帝，子业恶而杀之，并其母弟南海王子师，发其母殷淑仪墓。又欲掘景宁陵（孝武帝陵），太史以为不利于子业，乃止。宁朔将军何迈尚子业姑新蔡长公主。子业纳公主于后宫，迈怒，谋废子业，事泄，见杀。太尉沈庆之，先朝旧臣，数尽言规谏。子业不悦，庆之惧祸，杜门谢客。尚书蔡兴宗、青州刺史沈文秀（庆之弟子）、皆劝庆之行废立，庆之不从。子业嫉庆之，赐死。子业畏忌诸父，恐其在外为患，皆拘于殿内，殴捶陵曳，无复人理。湘东王彧、建安王休仁、山阳王休佑年长，尤恶之。以彧尤肥，谓之猪王；谓休仁为杀王；休佑为贼王；东海王祗性凡劣，谓之驴王。以木槽盛食，裸彧，纳泥水中，使就槽食。前后欲杀以十数。休仁多智数，每以谈笑佞谀悦之，故得推迁。复召诸妃主列于

前，强左右使辱之。叔父南平王铄妃江氏不从，子业怒，裸挞妃，杀其三子。姊山阴公主有宠，子业出，每与同辇。主尤淫恣，子业为置面首左右三十人。吏部郎褚渊貌美，公主请以自侍，备见逼迫，渊以死自誓，乃得免。又令太庙别画祖考之像，入庙，指高祖像曰：“渠大英雄，生擒数天子。”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恶，但末年不免为儿斫去头。”指世祖像曰：“渠大齇鼻，如何不齇。”立召画工令齇之。

又忌其弟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泰始元年（西历纪元四六五年），遣使赐死。长史邓琬不奉诏，是年十一月，奉子勋举兵寻阳，讨子业。荆湘徐豫等十三州及会稽三吴等郡皆应之，兵势大振。子业左右寿寂之、王敬则等弑子业，迎立湘东王彧，是为明帝。诏子勋罢兵，不听，自立为帝，改元义嘉。次年正月，明帝遣司徒建安王休仁攻江州，以将军沈攸之领前锋。是年八月，克寻阳，杀子勋，戡定其他州郡。徐州刺史薛安都、兖州刺史毕众敬、汝南太守常珍奇等以先附子勋惧诛，皆叛降于魏。魏乘隙遣兵南下，侵略淮水流域，击败宋兵，遂取宋淮北四州（徐、兖、青、冀）及豫州淮西地，于是淮北皆入于魏。

五、明帝之骄暴

明帝无子，尝以宫人陈氏赐嬖人李道儿，已复迎还，生昱，立为太子。又密取诸王姬有孕者，纳之宫中，生男则杀其母，而使宠姬母之。帝少时宽和，有令誉，即位之初，义嘉之党多蒙宽宥，随才引用，有如旧臣。及晚年，更猜虐，好鬼神，多忌讳。文书有祸败凶丧疑似之言，应回避者，数百千品，有犯必戮。左右忤意，往往刳断。淮泗用兵，府藏空竭，百官绝禄。而奢费过度：每造器用，必造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又以太子幼弱，深忌诸王。皇兄太尉南豫州刺史庐江王祗、皇弟司徒扬州刺史建安王休仁、南徐州刺史晋平王休佑、巴陵王休若、皇侄安陵王

子绥等皆以微嫌被杀。独桂阳王休范以凡讷获免。复因喜怒屡杀大臣。在位八年，以太豫元年（西历纪元四七二年）殂。太子昱立，是为后废帝。

六、昱之昏暴 萧道成之篡

昱即位后，尚书令袁粲、护军将军褚渊等受遗诏辅政。越二年（元徽二年西历纪元四七四年），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举兵反，右卫将军萧道成击斩之，以功迁中领军。昱荒淫骄暴，甚于明帝。自以李道儿之子，每微行，自称李将军。常著小裤衫，营署巷陌无不贯穿。或夜宿客店，或昼卧道旁。排突厮养，与之交易，或遭谩骂，悦而受之。元徽四年（西历纪元四七六年），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起兵京口讨之，不克而死。昱骄恣转甚，无日不出。从者并执铤矛，逢无免者，民间扰惧，行人殆绝。针锥凿锯不离左右，一日不杀则惨然不乐。殿省忧惶，食息不保。尝直入领军府，萧道成昼卧裸袒，昱令起立，画腹为的，引满，将射之。道成敛板曰：“老臣无罪。”乃更以髀，箭射中其脐，投弓大笑。道成忧惧，密与袁粲、褚渊谋废立，粲不从。道成乃密与越骑校尉王敬则定谋，阴结昱左右杨玉夫、杨万年、陈奉伯等，使伺机便。升明元年（西历纪元四七七年）七月，弑昱，以太后令，迎立安成王准，是为顺帝。

顺帝即位，萧道成自为司空、录尚书事，专国政。荆襄都督沈攸之起兵江陵，中书监袁粲、尚书令刘秉，起兵石头，讨之。皆不克而死。二年正月，道成自为太尉、都督十六州军事，引用子弟党羽，遍布内外，剪除宗室及大臣异己者。寻自加太傅、扬州牧。三年三月，自为相国，封齐公。四月，自进爵为王，遂称皇帝，是为齐高帝。废顺帝为汝阴王，迁于丹阳而弑之，夷其族，宋宗室无少长皆死。魏孝文帝闻警，遣梁郡王嘉，奉宋文帝子丹阳王刘昶伐齐，讨萧道成弑君篡国之罪。于是齐、魏之冲突起，南北战争又开始矣。时宋顺帝升明三年，齐高帝建元元年，魏孝文帝

太和三年，西历纪元四七九年也。宋凡传八世，六十年（四二〇至四七九）而亡。

刘宋内乱表

内乱事迹	主动者	年代	西历	结果
营阳王义符被弑	徐羨之、傅亮、谢晦	营阳王景平二年	四二四年	文帝即位诛羨之、亮
彭城王义康之专政	刘湛、刘斌等	文帝元嘉十七年	四四〇年	黜义康、湛等皆伏诛
孔熙先之谋反	孔熙先	同二十二年	四四五年	事泄伏诛，并废义康为庶人，杀太子詹事范晔
文帝之被弑	太子劭始兴、王浚	同三十年	四五三年	沈庆之奉孝武帝骏举兵讨诛之
晋安王子勋之举义	邓琬	废帝子业泰始元年	四六五年	子业为左右所杀，明帝即位，子勋不罢兵为明帝兵所攻杀
沈攸之之举义	袁粲、刘秉	顺帝升明元年	四七七年	兵败，三人皆为萧道成所杀，宋亡

第四节 魏之内乱 乙浑之专权 冯太后之弑逆

先是魏太武帝经略四方，国颇虚耗。重以内难，朝野楚楚。文成帝嗣位，与时消息，静以镇之，怀集中外，民心复安。宋明帝泰始元年（西历纪元四六五年），文成帝殂，太子弘立，时年十二，是为献文帝。车骑大将军乙浑专权，杀尚书杨保年、司徒陆丽、司卫监穆多侯等，自为丞相，将谋大逆。二年（西历纪元四六六年），冯太后收浑，诛之，临朝称制。三年

(西历纪元四六七年)，献文帝亲政。勤于为治，赏罚严明，拔清节，黜贪污，于是魏之牧守始有以廉节著者。乘宋内乱，略取淮北。六年（魏皇兴四年），柔然入寇，帝自将击破之，国势日张。帝聪睿夙成，刚毅有断，而好黄老浮屠之学，常有遗世之心。在位五年，以泰始七年（魏孝文帝延兴元年，西历纪元四七一年）八月，传位于太子宏，自称太上皇帝，徙居北苑崇光宫，国有大事乃以闻。宏即位，年甫五岁，是为孝文帝。

尚书李敷弟奕，得幸于冯太后，有罪，献文帝诛之。冯太后怒，宋主昱元徽四年（魏承明元年，西历纪元四七六年），进毒弑帝，复临朝称制。太后性聪察，知书计，晓政事，被服俭素，膳羞减于故事什七八。而猜忍多权数，屡杀大臣，皆夷其族。幸臣王睿、宦官王琚、苻承祖等用事。孝文帝幼育于太后，性至孝，能承颜顺志，事无大小，皆仰成焉。

第五节 魏孝文帝之变法

是时魏孝文帝年渐长，英迈好学，深通中国文化。魏太和三年（即位之后第九年），命中书监高允议定律令，刑罚皆从轻减。太和六年始依中国古制，亲祀七庙。太和七年始禁同姓为婚。八年，始班禄于百官，严禁贿赂赃污。九年，诏均田。男子十五以下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人年及课则受田，老免，身没则还田。于是豪强始不得自由兼并。十年，朝会始服衮冕，制五等公服，作明堂辟雍，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十一年定乐章，凡非雅者皆除之。出宫人，罢末作。十三年，祀南郊，始备法驾。

太和十四年（齐武帝永明八年，西历纪元四九〇年），冯太后殂，孝文帝始亲政。见南朝祸乱相寻，阴有兼并之志。自以本国无文化，不足以统一中国。乃先改良庶政，凡百事务一概效法中国。正祀典、置乐官、考牧守、班新律，修古帝王圣贤之祀，亲养老于明堂。十七年（西历纪元四九三年），